



『俠客行』續

易水寒 著

不语。

忽然，耳闻风起，只见桃花如遇狂风，呼啸而飞，却是宫胜从桃林大步走出，说是走，每一步都可达七八丈，眨眼便到了亭外。他的双手各拎着一个女子，正是夏鹃和冬梅。宫胜把两位姑娘向地上一扔，进了凉亭坐下，喝道：“贱婢！快快从实招来！”

夏鹃和冬梅吓得面无人色，心知是瞒不过了，便招认道：“婢子该死，一时贪图珠宝，便……便假装中了迷香，将珠宝藏于身上。求先生开恩，饶过婢子！”便咚咚地向宫胜叩头。

宫胜阴沉着脸，恼道：“我给你们的金银珠宝还嫌少么！哼，私藏些珠宝倒也罢了，你们却不该用‘鸡鸣断魂散’去害石公子的性命！你们可知道，石公子是我桃源先生的贵客！”

夏鹃、冬梅慌道：“冤枉呀！先生，婢子并未用‘鸡鸣断魂散’去害石公子。”

宫胜喝道：“大胆！还敢嘴硬，石公子已经瞧见贼人身影，分明是你们两个贱婢中的一个。”

夏鹃、冬梅又冲石子儿叩头道：“石公子，那贼人不是婢子呀！石公子明察！”石子儿便问：“不是你们，又会是哪个？”二女道：“婢子夜里听到后院中石公子和先生对话，便策划着假扮中了迷香，藏起珠宝，委实没见到那贼人的影儿呀！”

石子儿又问：“这么说，第一次也不是你们下的手？”

二女道：“婢子正是有了前车之鉴，才假扮中迷香，藏起珠宝。正巧婢子进山村之时，采了好多野玫瑰花儿，便放到床下，又在裙裾上缀了两朵红色的，与白色本线相混，好不被人注意。”

宫胜嘿嘿冷笑，且石公子精神懊悔了，贼人的左肩。你

们都裸出左肩，我要亲自验证。”

二女不敢违拗，只得含羞解开衣带，将雪白柔腻的左肩裸了出来。石子儿瞟了一眼便扭过头，却见夏鹃和冬梅左肩上都没有镖伤，凝脂肌肤毫无破损。宫胜走到二女跟前细细验查，亭中的水红菱见他如此，却有些害羞，不敢多看。

宫胜验过，果然没有镖伤，就命二女穿好衣衫，又问：“冬梅，这两日为何你的左臂活动有碍？”

冬梅忙道：“先生，婢子……婢子与夏鹃私下里嬉闹……”

宫胜恼道：“真是乱弹琴！”

冬梅垂下头，轻声道：“是。婢子以后再不敢了。婢子却扭伤了左臂。”

石子儿心想：“原来如此，难怪昨晚秋菊说‘她的伤势’，竟是指冬梅扭伤了左臂。听桃源先生口气，却不准她们随意嬉闹，也太过古板了些，岂不闷坏了这些天真活泼的美貌姑娘。”又想起二女私藏珠宝，便觉得该拿掉“天真”二字。这些姑娘虽是美貌端庄，却心机叵测，石子儿便打消了设法带走她们的念头。还是敬而远之的好。总而言之，女人有了心计，除非不显露出来，若被男人发觉，便失去可爱之处，而要“敬而远之”了。

宫胜又恢复了常态，道：“夏鹃、冬梅，你们私藏珠宝，又私自嬉闹，我虽疼爱你们，却不得不罚，以服众人。你们就去膳房烧火做饭十日，再听候发落。”夏鹃、冬梅慌忙谢恩，退去。宫胜又对石子儿说：“看起来，那贼人分明是冲着公子来的。公子可有仇家么？”

石子儿摇摇头，道：“在下只杀过天魔教弟子。可是天魔教已放过在下，却不会再来追杀。”他却想不出，到底是怎样的人物与自己有仇。

官胜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咱们且休提他。走，到在下的水火既济居，先试一种解毒丹药。”于是，三人来到一间茅屋之中。沿石阶而下，却是地下的石室。

石室四壁都是檀木箱儿。官胜揭开一只箱盖，里面摆着数十只葫芦，漆着不同的颜色。官胜取出一只绿葫芦，倒出一粒绿色丹药递给水红菱，道：“此药名唤‘碧荷丹’，可滋阴解毒，最适于女子。”又从一只红葫芦里倒出一粒赤红丹药递到石子儿手中，笑道：“男女体质各异，石公子首先服下这‘神火丹’，先壮正气。”

水红菱服下“碧荷丹”，但觉周身清爽，足少阴肾经“神封穴”上的麻痒也轻了些，不由喜道：“先生，‘碧荷丹’灵验得很。”官胜向她含笑点头。

石子儿瞧了瞧手中的“神火丹”，便扔到嘴里，嚼得咯吱有声，吞下。过了一会，笑道：“嘿嘿，‘神火丹’名不虚传，服下去，腹中便象着了一团火，接着便是周身滚烫，如浴沸汤。”

官胜道：“这是强身健体的灵丹妙药。男属阳，女属阴。在下尚未悉知解除‘四季离魂丹’之法，暂且先强壮公子之阳气，解药也是毒药，所谓以毒攻毒。阳气不壮，反受解药毒性所累，于身体有损。”石子儿和水红菱连连称是。

然后，官胜又为二人诊脉。官胜先是闭起眼睛，接着便皱起眉头，睁眼问道：“石公子，你的周身诸脉皆断，怎会……怎会还活着？公子体内似有不同常人之脉。”

石子儿道：“这全托水婆婆之福，是她老人家一掌震断了在下的奇经八脉和十二正经，险些丧命。”他瞟了水红菱一眼，水红菱不由垂下头。石子儿又道：“先生果然医术高明。此后，在下又练成一十八条经脉，才得以活到今日。”

官胜沉思半晌，说道：“如此说来，在下不明公子体内之脉，下药未免是冒险之举呀。”他紧皱双眉，似乎为难之极。

石子儿问道：“先生，难道还会有性命之忧么？”

官胜道：“于性命倒是无碍。不过么，或许会耗损公子的真元，也未可知。到底能否致残，却要看公子的造化了。”

水红菱一听，便拉住石子儿的手，道：“石郎，不要冒险了。我……我也不活了，与石郎死在一块儿。”言语间真情流露。

石子儿拍拍她的手，笑道：“好老婆，反正活不过一年的，请先生试一试，或能活命。便是残了，总比死了强嘛。我石子儿石公子大侠若残了，就削发为僧，入少林寺。”

水红菱恼道：“石郎，你我夫妻一场，怎能说出这种话！你若是出家做和尚，我……我便做尼姑。”

石子儿苦笑一下，心想：“倘若真的残了，却不能拖累水姑娘，她若不依，我就偷偷溜掉，寻个深山古刹了事。她青春年少，渐渐也就把我忘了，自有比我石子儿石公子大侠更英俊的少侠向她求婚。我能偷偷看到她幸福如意，也就安心了。”他想到此处，凄苦非常，哈哈大笑道：“以后的事以后再说。先生，在下很想活命，请先生大胆施药，在下绝不反悔。”

官胜点点头，赞道：“有胆量，果是一条好汉。如今之计，只能先服用纯阳之药，以壮真元，待真元稳固，再用解毒之药调理，定能大功告成。”

如此，官胜给石、水二人分别施药。石子儿每日只服纯阳之药。回到暖云阁，便觉周身火热，灼烫难忍，便盘膝而坐，运真气循行一十八条脉道，慢慢把火气消融于脉道之内，便觉精力倍增，畅快无比。

到第七日，石、水二人正在水火既济居服药，貂婵姑娘与

飞燕姑娘慌慌张张地闯进来，向宫胜施礼道：“先生，洞外发现一个老者，很像是天魔教教主项天魔。”

宫胜一怔，便对石、水二人道：“请贤伉俪回去歇息，在下去去就来。”

石、水二人交换了眼色，忙道：“先生，我们夫妻为先生助阵！”

宫胜摇头道：“他奈何不得在下。”无奈，石子儿和水红菱只得出了水火既济居。

二人正要到桃树林中游玩，林夫人和叶夫人便走过来，施礼道：“先生吩咐，请石公子、石夫人回房歇息。”

石子儿道：“这几日不是在水火既济居便是在房中，闷得慌，我们只游玩一会儿，如何？”

林夫人道：“先生早吩咐过，外来之人不得随意走动。请公子、夫人见谅。”

石子儿无奈，只得与水红菱依依不舍地分了手，随林夫人回到暖云阁。秋菊忙为石子儿倒茶。石子儿喝过茶，便觉药力发作，就回到卧室，盘膝坐下，运真力将丹药的火热之气消融。

次日，石子儿依旧随着林夫人来到水火既济居。水红菱和宫胜已在里面。宫胜面色苍白，似有倦意。石子儿便问：“先生，昨日可与项天魔恶斗？”

宫胜点了点头，道：“我与项天魔恶斗两个时辰。项天魔见占不到便宜，反而气力不济，才退去。”

石子儿关切地说：“先生，歇息几日再为我们用药吧。”

宫胜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不妨事的，无非耗损几分几力而已。”他说的平淡无奇，但石、水二人均知，与项天魔恶斗两个时辰，一定是凶险之极。宫胜又为二人诊脉，喜道：“石夫人脉象匀

和，真气充沛，体内‘四季离魂丹’之毒已被制住，加以时日，在下有把握尽除此毒。”

石子儿喜形于色，道：“多谢先生救了水姑娘一命。唉，我石子儿石公子大侠终于放下心来。”说着，冲水红菱微笑不已。

水红菱也是欢喜，忙问：“石郎怎样？”

官胜道：“石公子真元已固，功力大长。石公子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他大惑不解。

石子儿摇头道：“在下也不明何故。每日在下回房，都要运真气消融药力，便觉真气愈发充沛，想来是丹药之功吧。”

官胜手持颌下墨须，沉吟半晌，才说：“公子年纪轻轻，内力便如此之强，这药么，却得换换。”他又拿起一只小小的紫葫芦，从中倒出一粒丹药，道：“石公子今日便服此药吧。”

石子儿服过，立时一股热浪自腹内滚涌周身，忙运真气去制住。过了两刻钟，石子儿缓缓睁开眼睛，长出一口气，道：“厉害。”再看身上，汗水已湿透衣衫。

水红菱问：“石郎，怎么样？”

石子儿笑道：“这丹药虽比先前的丹药小得多，力量却大，在腹中如同火炉一般，险些压服不住。”当下，赶紧返回暖云阁，换了一身干爽衣衫。

如此六日，每一日，官胜为石子儿加一粒丹药，那药力便愈发难服。然后，官胜又让他服下十粒黑葫芦中的黑色丹药，说是与红色丹药水火既济。石子儿服下，立时周身冰冷，如坠万丈冰崖。回到暖云阁，秋菊为他端来茶，一碰他的手，惊叫一声，茶杯啪地摔到地上。

石子儿问：“秋菊姑娘，你是怎么啦？”

秋菊揉着手指，道：“公子的手好冷。”

石子儿打着哆嗦，道：“是因为……服下了极寒的药物。”便回到房中，赶紧打坐。体内真气循转十余次，才消了身上的寒意。他跳起身，不觉跳到半空，头重重地撞到天花板。他落回地上，再运真气，只觉真气竟如汹涌的江河，力大无穷。不由心中暗喜，原来水火既济之后，竟大长功力，明日当谢谢桃源先生。

第二天，石子儿进了水火既济居便拜，口中道：“多谢先生，在下已水火既济，功力大长。”

宫胜忙搭住石子儿腕脉，只觉手指下一震，不由睁大了双眼，半晌没说出话。过了好一会儿，才喃喃道：“奇哉，奇哉。”

石子儿问：“什么奇哉？”

宫胜道：“恭喜石公子，凭你如今功力，定能在江湖之中扬名立万。也罢，在下要试一试，看看能否解除‘四季离魂丹’之毒。”他返身从黄葫芦里倾出三粒金黄色的丹药递给石子儿，道：“此药更是大热，专化奇毒。若非石公子有如此深湛内力，在下还不敢用哩。请石公子在今夜亥时服下，或可一举奏效。”

石子儿取了药，高高兴兴地回到暖云阁。见到秋菊，便笑道：“秋菊姑娘，去要些酒菜，今晚我石子儿石公子大侠要痛饮一番。”

秋菊悄声问：“公子可有喜事？”

石子儿道：“当然有喜事，不然怎会饮酒。待事成之后，再与你说。”

秋菊没有多问，便出去准备。晚上，果然备好几样下酒小菜，又拿出一坛竹叶青。石子儿兴致盎然，拍开泥封闻了闻，道：“好酒。”便为自己斟了一大碗，一口喝干。见秋菊在一旁站着，便笑道：“秋菊姑娘，你也陪着我吃几杯。”秋菊摇了摇头。



石子儿道：“你不是说要把我石子儿石公子服侍得稳稳到么！我要你陪我饮酒，你却不要推辞。”秋菊便坐到石子儿下首，为他斟酒布菜。

石子儿又干一碗，笑道：“秋菊姑娘，你也喝。”

秋菊道：“婢子不会饮酒的。”

石子儿哈哈大笑，道：“习武之人，怎可不饮酒？”便亲自为她斟满一杯，道：“秋菊姑娘，你服侍我多日，今天我借花献佛，敬你一杯。”

秋菊只得拿起杯，一饮而尽，随即轻咳几声，慌忙掏出丝帕擦擦红唇，竟露出一丝笑意，道：“公子，多谢啦。”

石子儿见她笑了，更为高兴，便与她対饮起来。不一会儿，一坛竹叶青已喝下大半。石子儿微带醉意，道：“秋菊姑娘，我石子儿石公子大侠有话憋不住，就告诉你吧。今夜亥时，待我服下先生的丹药，便能解了‘四季离魂丹’的毒性，就可以和水姑娘白头偕老，哈哈。”他想到美妙，便开怀大笑。

秋菊饮过数杯，已经带了八分醉意，烛光下，粉面泛红，抿嘴笑处，媚态尽现。她身上发热，便敞开衣领，微露一片欺霜赛雪的酥胸，娇声道：“公子，如今已是亥时了，你该服药啦。”

石子儿恍然，道：“果然是亥时。”便从怀中取出那三粒金黄色的丹药放到嘴里。

秋菊又斟满一碗，端到石子儿嘴边，腻腻地说：“公子，婢子服侍你服药。”石子儿便张开口，用酒把丹药送下。立时，药力发散，周身便如火炭一般烫。秋菊挽住石子儿的胳膊，轻声道：“公子，婢子服侍你歇息去。”

石子儿道：“好……好，歇息。不然，又抵不住药力啦。”便任由秋菊将他扶入卧室。石子儿坐在床上，只觉头晕，便盘膝

而坐，要运动真气。

秋菊却剥下石子儿的长袍，又把石子儿的绸衫褪下。然后就去褪石子儿的绸裤。石子儿忙把她推开。秋菊嘻嘻笑道：“公子，怎的坐着？快躺下来，由婢子服侍你。”

石子儿不能运气抵挡药力，便躺下，道：“秋菊，你……你出去。”更觉头晕。

秋菊却没有出去，反而坐到床边，慢慢脱了自己的衣裙。石子儿惊起，颤声问：“你……你这是干什么？”可秋菊依旧脱着衣裙，竟把小衣也脱下，赤条条地挤上来，娇声道：“石郎，婢子服侍你。”

石子儿浑身燥热，心中一荡，那药力乘势上攻。石子儿捺捺不住，便向秋菊伸出双手。秋菊趁势投入怀抱。

突然，门帘一挑，进来两个人。石子儿兀自迷迷糊糊，一双手在秋菊身上乱摸。只听一声娇叱：“石子儿住手！”

石子儿猛然一震，睁开眼睛，却见宫胜和水红菱站在屋中，他心里一惊，真气动处，压下了酒力和药力。却见怀里抱着赤身裸体的秋菊，慌忙出掌一推，内力所及，秋菊直飞向宫胜。

宫胜抓住秋菊的胳膊，狠狠抽了她一个嘴巴，将她扔在地上，铁青着面孔，沉声道：“贱婢，还不出去！”秋菊慌忙抱起自己的衣裙跑了出去。宫胜盯着石子儿，道：“石公子，在下待秋菊如亲生女儿一般，她还是个黄花闺女。你……你如此无礼，她还怎样嫁人？”

石子儿光着上身，嗫嚅道：“先生，我……我不是……”

水红菱已气得面色苍白，纵身过去，啪啪打了石子儿两记耳光。石子儿两颊上登时显出深深的紫色掌印，可见水红菱运起了三分内力。她颤声道：“石郎，石子儿，你我拜过天地，怎的

就忘了不成？竟背着我做出这等不耻之事！”泪水滚落到腮边。

石子儿垂下头，小声道：“水姑娘，我……我一时忘形，我……”

官胜道：“请石公子穿好衣衫，这成何体统。在下让你亥时服药，却不放心，便约石夫人来探视。谁知……哼哼。”他连哼两声，分明不屑再述方才之景。

石子儿手忙脚乱地穿好衣衫，下到地上，只唬得面色发白，辩解道：“先生，水姑娘，在下确实不是故意冒犯她，在下……”

这时，外面传来惊呼：“先生！大事不好，秋菊姑娘悬梁自尽啦！”

屋中三人大惊，忙向外跑去。却见春兰飞奔而至。官胜忙问：“秋菊在哪里？”

春兰道：“她……她在清风轩。”

众人匆忙赶到清风轩，只见貂蝉、昭君、西施、飞燕四位姑娘和林夫人、叶夫人都在。床上躺着闭过气的秋菊，她的粉颈上有一道深深的拽痕，显然是被绳索拽的。外间房梁上悬着绳索，已被刀砍断，松散的绳套在地上放着。

官胜走到秋菊身边，探指度气。不一会儿，秋菊悠悠醒开，睁眼看到众人，扭身伏到床上大哭。官胜断喝：“贱婢闭嘴！”秋菊吓得收住哭声，只轻轻抽泣。官胜叹道：“秋菊，你坐起来，如实招供，是怎样勾引的石公子。”

秋菊缓缓坐起，秀发蓬乱。她擦了眼泪，抽泣道：“石公子……力气好大……是他动手……”

官胜身后的石子儿叫道：“秋菊，你可不要乱说！明明是你……是你……”秋菊见他凶神恶煞一般，惊叫一声，向床里躲

去。

宫胜回头恼道：“石公子，请不要吓唬她。”石子儿便不再出声。宫胜对床上的秋菊道：“你不用怕，有先生我主持公道。但你要如实讲来，不可有半点谎言。”

秋菊低头道：“是，婢子不敢乱说。今晚，石公子命婢子准备酒菜，婢子就准备下了。他饮酒的时候，借几分酒意，强拉婢子陪他饮酒，婢子不敢违拗，只得照办。”

宫胜扭头问：“石公子，她所言是实么？”

石子儿心想：“我好意请她吃酒，她反而说我强拉她。可是，当时我确实是说话的声音大了些。”便小声道：“是实。”

秋菊又道：“饮到亥时，婢子劝他把药吃了，就扶他进房歇息。婢子见他有了几分醉意，就像往常一样亲手为他脱去长袍、绸衫。”

石子儿叫道：“说谎！往常都是我石子儿石公子大侠自己脱的衣衫！”

秋菊含泪道：“石公子，我一个女孩儿家，怎会涎着脸谎说为一个汉子脱衣？难道不是公子每夜都要我服侍么？”

石子儿咬牙道：“胡说八道！”心想：“这妮子，太不要脸。”

宫胜道：“秋菊本是个十分规矩的姑娘，石夫人，你也看到了，秋菊和这些姑娘，在人前是从来不敢大声说话的。唉，也许是在下对她们过于严厉，命她服侍石公子，不得有违石公子之命，她便憨得不分羞耻。秋菊，你接着讲。”水红菱暗想：“不错，这八位姑娘个个儿端庄娴淑，于礼仪想得十分周全，单从服侍我的飞燕姑娘一举一动便可看出。唉，竟是石郎他贪恋美色。”

只听秋菊继续说道：“婢子服侍他脱衣躺下，正要出去，他就风言风语，一把将婢子拉倒在床上，就……就剥光了婢子的

衣裙，”她又哭了起来，“婢子……哪里是他的对手呀，只吓得晕了过去。幸好先生及时赶到，不然，婢子就……就会被他……欺辱了。”她已泣不成声。

石子儿只气得满面通红，握紧双拳，吼道：“胡说！你为什么要陷害我！你说！为什么！”

官胜猛转过身，盯着石子儿，嘴唇抖动着，说道：“石公子，嘿嘿，石公子，在下本以为你是大英雄、大豪杰。万万想不到，你会是这种……这种人，”他至此时，也不愿说出太令人难堪的话，“在下辛辛苦苦为你服药解毒，不图半分回报。哼，石公子，你是江湖中成名人物，敝府容不下贵体。请你……速速移驾他方。”

石子儿听了这话，臊得是恨不得钻到地缝里。他想：“既出此事，虽是秋菊说了许多假话，毕竟是我灌她吃酒，又抱住她，想……多亏先生和水姑娘赶到，否则便铸成了大错。”他再是呆不下去了，就躬身施礼，叹道：“桃源先生，多谢这数日款待，在下无以为报。在下这就告辞。”就罢，转身去拉水红菱的手。

水红菱退后几步，恨道：“不许碰我。”

石子儿心中叹息，道：“水姑娘，你我既拜了天地，便是夫妻，难道你不随我一起走么？”

水红菱含着泪，酸楚地说：“我水红菱一心一意地跟着你，可是你……太伤我的心了。我……我还跟着你做甚。”

石子儿呆了一呆，苦笑道：“是呵，我石子儿石公子大侠连个申辩的机会都没有。你在这里能够活命，为什么还要跟着我呢。”他向门外走去。

水红菱娇叱道：“站住！告诉你，我水红菱不是为了活命才留在这里的。”

石子儿扭过头，把嘴一撇，道：“普天之下，只有我石子儿石公子大侠傻里傻气，竟为了一个女子眼下天魔教的‘四季离魂丹’。哼，不为活命，你留在这里又为了什么？”

水红菱正色道：“石子儿，我水红菱绝非怕死。待我杀了项天魔，就自尽而死，以谢你石子儿的情。你满意了吧！”泪水又盈满她的双眼。

石子儿点点头，道：“很好，一死百了，免得许多烦恼。”

宫胜冷笑道：“水姑娘，犯不上为这种人殉情。在下有把握，五个月之内，定能尽除‘四季离魂丹’之毒。水姑娘，莫失良机呀。”他把对水红菱的称呼，由“石夫人”改为“水姑娘”，对石子儿的憎恶可见一斑。

石子儿叹道：“多谢了，水姑娘。杀项天魔一事就包在我石子儿石公子大侠身上，请你安心在此疗毒吧。”便转身走出房门。

忽然，人影一闪，水红菱追出来，挡在石子儿面前。石子儿又惊又喜。水红菱冷冷地问：“请问石公子，有什么把握杀项天魔？”

石子儿说出三个字：“侠客岛。”

这时，宫胜也追了出来，道：“水姑娘，不必与他再费口舌。”

水红菱浑若未闻，盯着石子儿又问：“你有把握？”石子儿稍稍犹豫，点了点头。水红菱便坚定地说：“好，我随你走。”

宫胜奇道：“水姑娘，他这种人……跟着他很不方便！难道你真的不想解毒了吗？”

水红菱冲着宫胜敛衽施礼，道：“先生，多谢美意。小女子身负深仇，不能不报。”

官胜道：“水姑娘，在下与你明说吧。三月之内，由在下为你服药疗毒，尚有九成把握解毒。三月之后，在下只有五成把握。水姑娘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，何至于争此一时呢？”

石子儿想了想，咬咬牙，道：“水姑娘，在下会替你报仇的，你留下吧。”

水红菱对官胜道：“先生，人各有志。小女子若侥幸在三月之内杀了项天魔，定会回来求医，到时还请先生接纳。”

官胜深深叹了口气，道：“水姑娘是神仙一般的人物，在下有心相救。也罢，在下用心炼制解毒之药，只要姑娘尚在人世，在下一定为姑娘解毒。”说着，他向水红菱拱手道：“在下随时恭候姑娘芳驾。”

水红菱心中感激万分，冲口道：“先生，小女子一定会再来拜望。”便与石子儿向石门方向走去。

官胜亲自将二人送出山洞，最后拱手道别：“水姑娘，莫忘方才之约。”

水红菱还了礼，与石子儿向山外而行。一路之上，水红菱离石子儿远远的。石子儿便反复辩解。可水红菱却一言不发。

石子儿急了，道：“我服下的药，本是火热之品，与那助阳的春药道理相同。水姑娘，你也误服过春药。那日我把你救出到龙王庙内，你……你不也是……来抱我。”又道：“我虽然对秋菊屡有戏言，却不曾动过欺辱她的念头。我看，她与夏鹃、冬梅一般，心术不正。”

水红菱此刻冷静下来，仔细琢磨，石子儿的话很有道理。但她目睹石子儿在秋菊赤裸的身子上乱摸，便又恼了起来，恨恨地说：“哼，你与她当时那副样儿，真是不堪入目。”毕竟是女人，又是妒又是醋。幸好水红菱美艳绝伦，非秋菊可比，不然，

若水红菱是个丑妇，立刻就妒火中烧或者打破醋坛了。

石子儿听她开口说话，便知她相信了自己的话，又是连连温言软语，渐渐就与水红菱并肩而行了，叹道：“我被桃源先生轰出别有洞天，一年后，真的就会死了。”

水红菱道：“要不然，咱们返回去，与桃源先生好好儿辩解。我想，他会通情达理的。”

石子儿道：“虽在昏乱之中，毕竟是我冒犯了秋菊姑娘。又是被先生轰出来的，我可没脸返回去。水姑娘，不若你先候在别有洞天，待解毒之后再出来。我石子儿石公子大侠一人去侠客岛足矣。”

水红菱摇头道：“你我是夫妻，丈夫被人家轰出来，妻子若赖在那里，面上光彩么！再说，你能为我服下‘四季离魂丹’，我还会独活么！”说罢莞尔一笑。

石子儿心里甜滋滋，又问：“可是，你却答应桃源先生，一定回去解毒的呀？”

水红菱格格笑道：“桃源先生待咱们夫妻恩重如山，我怎么违拗他的心愿呢。不过嘛，一年之后我已经死了，死人自然不会走路，千里迢迢地到别有洞天呀！”

石子儿释然笑道：“原来你也是鬼机灵。”便伸手去搔她的痒。

水红菱逃得远远的，嗔道：“不许你碰我。”石子儿问：“这又为什么？连你老公都碰不得啦？”水红菱气鼓鼓地说：“你那一双爪子刚刚……刚刚碰过她，又来……碰我。哼，我可没那么贱。”

石子儿恍然大悟，将一双手在衣襟上用力擦拭，嘻嘻笑道：“这样总可以了吧。”



水红菱道：“还不成。你的身上有她的气味，要……要过三天三夜，才可以……碰我。”

石子儿惨呼：“哇！原来你这样厉害！唉，我可惨了，被秋菊害惨了。”

忽然，身后枝叶响动，二人回头望去，但见黑乎乎的林中掠来两条白影，到得近前停下。石子儿暗道：“好俊的轻功。”

却是飞燕姑娘和西施姑娘。水红菱问道：“飞燕姑娘，西施姑娘，你们还有什么事吗？”

二女答道：“水姑娘，先生命婢子带来丹药，赠与姑娘，请姑娘日服一粒。”说着，飞燕从袖中取一只绿葫芦。

水红菱接过来，正是装有“碧荷丹”的那只绿葫芦，忙道：“请二位姑娘向先生转达小女子谢意，烦劳二位姑娘跑这么远的路，小女子谢过。”便施了礼。

飞燕和西施还礼道：“水姑娘走出半个时辰，婢子还以为赶不上了呢。倘若寻不到水姑娘，可就糟了。先生说，水姑娘服此‘碧荷丹’，可保‘四季离魂丹’之毒只聚于足少阴肾经之中，姑娘只要一年之内来敝府就医，定能消除毒性。”

水红菱又谢过。飞燕和西施便纵起身形，向林中掠去。

石子儿对水红菱说：“她们的功力虽不够深厚，轻功着实了得。”

水红菱道：“这有什么奇怪的。她们八位姑娘自幼跟从桃源先生学艺，所学武功相同。桃源先生身手不凡，教出来的弟子自然高明。”

石子儿奇道：“哦？她们自幼便拜师习武，学了这么多年，远不及你的武功呀！你最多长她们一岁，但桃源先生却比水婆婆高明不知多少。嘿嘿，足见这八位姑娘资质弩钝。”